

东坡诗集注

东坡诗集注

東坡先生詩集註卷十三

酬和

次韻道潛留別

為聞廬嶽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別語

尚嫌剃髮有詩斑任唐僧詩云髮為作詩斑異同更莫疑三語續晉王戎

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肯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像物

我終當付八還厚楞嚴經佛言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

鬱勃還塵清明還霽世間一切所有不到後與君開北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

戶舉頭三十六青山次公三十六峰以言嵩山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

次公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到處留連

似賈胡

續後漢馬援征五溪水疾船不得上耿舒與兄

信命不須歌去汝

厚詩新將去逢人未免歎猶吾

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人皆勸我杯中物

續陶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于仁李白憶賀監詩

昔好盃中物今爲松下塵俚吳衍好飲後醉詬權貴遂

戒飲阮宣命飲衍曰近斷飲宣以奉歐其背

曰看看老逼痴漢忍斷杯中物邪抑而飲之

我獨憐君

屋上烏

續武王克殷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杜詩丈人屋上烏烏好人亦好

一技文章何足道

厚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要知摩詰是文殊

師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諸維摩詰問候文殊師利言彼

上人者難爲酬對深達寔相善說要法堯卿維摩詰經

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

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

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
一別臨平山上塔

次公臨平山在
杭州仁和縣

五年雲夢澤南州

次公杜牧憶齊安郡
詩平生睡足處雲夢

澤南州即
黃州也

淒涼楚些緣君發邂逅秦淮爲子留

次公秦
淮在江

寧府秦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故鑿地
斷連岡改爲林陵方山是其斷處水爲秦淮

可謝西湖

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

續蘇秦東周雒陽人嘗曰使我有雒
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須知力穡是家傳

次公書云若
農服力田穡

細思種薤五十本

厚龔
遂爲

渤海太守勸民口種百本薩五十本葱一畦大勝取禾三百廩援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步百廩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匹馬非

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次公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幸有桑麻田短衣匹馬隨李

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

任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芥蒂自慙潢潦

薦溪蘋厚左傳澗溪沼沚之毛潢汙行潦之水兩邦旌纛允相照十畝鋤

犁手自親次公兩邦旌纛意者滕元發許仲途皆為太守乎然破題指之為許野人未省十畝鋤犁

又先生是言也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厚後漢馬融上東巡

頌安帝奇其文次公此末何方言
少遊則兩邦旌纛以言滕許審矣

次韻蔣穎叔

堯卿名之奇公嘉祐二年
章衡榜與穎叔同登第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

枕中春夢不多時。

次公歐陽永叔詞語云來如春夢不多時枕中字特用字耳不必指邯鄲

呂翁枕也

瓊林花草闌前語。罨畫谿山指後期。

續劉商隱愛義興之罨畫

溪遂葺居焉次公先生詩尾本注所謂陽羨則常州也
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云今只有六溪其三溪不知

其處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圻俗呼爲罨畫溪

豈敢便爲雞黍約

玉堂金殿要論思

符詩記及第時瓊林宴坐
中所言且約同十居陽羨

和王旂二首

旂平父子

異時長怪謫仙人

辰翁謂平父

舌有風雷筆有神

續杜詩下筆如有神

而退之詩舌作霹靂飛倬董聞道騎鯨遊汗漫厚杜詩

仲舒荅策下筆疑有神助白騎鯨魚道南問訊今何如淮南子盧敖遊於北海逢若士謂曰子處矣吾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憶

曾捫蝨話悲辛援晉書王猛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桓

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次公李白氣吞餘子贈張相鎬詩曰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

無全目次公補衡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詩到諸

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次公退

不如水東注子仁杜詩獨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嫋嫋春風送渡關娟娟霜月照生還次公古詩有遲留始娟霜月

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厚杜詩

引黃河元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厚南山泗州之

山爲名都梁山野梅官柳何時動續杜甫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飛蓋長

橋待子閒次公長橋泗州之橋

次韻張琬堯卿字德父治平二年彭汝礪榜登第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續晉書王導不平庾亮之擅權每遇

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汗人臨淮自古多名士次公此汝穎多奇士之變也尊

酒相從樂寓公厚禮諸侯不臣寓公半日偷閒歌笑裏百年暗盡

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次公選云慷慨則氣

成虹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

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續李密有歌妓名雪兒賓客有詩詞

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而歌之師韓定之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應嗤竈

婦洗盆餅次公禮記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與或作竈回來索酒公

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次公秋水以言劍也寶劍光如秋水要須悍石相礪砥

十年冰蘖戰膏粱次公冰蘖以言清苦白樂天所謂飲水食蘖也萬里煙波濯

統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桂浦擷

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續定國家有三槐堂却思庾嶺今何在更

說彭城真夢耳來詩述彭城舊遊君知先竭是甘井厚莊子直木先伐甘

先我願得全如苦李

續晉王戎傳戎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

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果然

妄心不復九回腸至

道終當三洗髓

堯卿太平廣記東方朔元豐中游鴻蒙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

有黃眉翁持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

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

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代王矣

廣陵陽

美何足較

次公廣陵揚州陽羨常州也

只有無何真我里

持晦買田陽羨來詩

以為不如廣陵續莊子出六

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

樂全老子今禪伯

張安道也定國

其掣電機鋒不容擬

次公掣電緣交激若拄於箭鋒

心通豈復問云何

印可聊須答如是

厚維摩詰言若尼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相逢為我話留

滯

次公司馬遷自叙云太史公留滯周南

桃花春漲孤舟起

續西漢杜欽言來年桃花

水溢河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

次公異聞集載邢鳳之子夢一美人

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

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

之忽然魯公賓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

次公玄真子姓張名

志和曾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

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荇莢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

五首並相誇尚

齋釀如澠漲綠波

續左傳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穆子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

中此與君代興公詩句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

繼永和厚王羲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

次公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為公雕琢損天和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次公言白樂天也白自號醉吟先生嘗謫江州司馬寬心時復

換殷兄續樂天又有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與殷兄寒潮不應淮無信

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厚退之醉留孟東野詩云低頭拜東

野願得終始如驅蛭徒言共飲勝公榮援晉書王戎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

坐以酒少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酬和

唯公榮可不與飲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續齊竟陵王子

良常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為率厚南史王泰傳泰預朝宴刻燭賦詩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染
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橫江擊素波

厚漢武帝秋風詞云橫中流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

再起龍梭援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傾雷雨化為龍而飛去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次公南司州舊有言黃州也唐武德三年於黃州置南司州七年廢

疾病為工無水仰有

古堰橫奔牛

陳常潤州之

平生管鮑子知我今日陳蔡

誰從丘夜航爭渡泥水漚寧挽直欲凍瓜洲自言嗜酒

得風痺故鄉不敢居溫柔

援趙飛外傳成帝幸合德謂其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

不能效武皇求白雲鄉

定將泛愛救溝壑

厚杜詩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

衰病不復從前樂

厚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衰老不復從前樂

今年太守真

臥龍

厚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笑語炎

天出冰雹時低九尺蒼鬚髯

續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

過

我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為

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無

心更秣天山禾

次公天山在伊州伊吾縣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又退之詠駑驥云飢食天山禾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艤

次公蒜山在潤州

朱雀橋邊看道裝

次公朱雀橋在

江寧府晉之建康也

供帳已應煩百兩

續疎廣疎受乞骸骨歸東海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

門外送車數百兩

擊鮮無久溷諸郎

厚前漢陸賈分橐金與諸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

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

問禪時到長

干寺

次公長干寺在建康

載酒閒過綠野堂

續裴度請老治第東都作別墅其燠館涼

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為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間事

次公以長干寺推之則綠野堂亦在建康矣舊注所引則在西京與上不接又裴晉公

之綠野堂今豈在乎恐名偶同耳或曰時王介父閑居故以綠野

此味只憂兒輩覺

援晉謝安嘗謂王羲之曰

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

逢人休

正賴絲竹陶寫惟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

道北窻涼

厚陶潛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次公邵伯堰在揚州

廣陵縣本朝樂史寰宇記云謝安所築按安傳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然則所謂新城豈乃廣陵耶

落帽謝公渚

厚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

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

日腳東西平

師杜甫詩崢嶸亦城西日腳下平也

孤亭

得小憇暮景含餘清

子仁選詩遠峰隱半規密林含餘清

坐待斗與牛錯

落挂南薨老僧如風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

疑前生

續房琯開元中爲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遇夏

日入廢佛寺鑿池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曰頗憶此邪因

悵然悟前生爲永禪師吾生七徃來送老海上城逢人